与“稀世罕见的天才”相遇

王瑞芸

2018年6月我在佛罗伦萨城里闲逛的时候， 在佛罗伦萨美术学院附近的一个小广场边上，瞧见一个很体面的建筑，浮雕圆雕的一堆，簇拥着把一个门面整得热热闹闹的，我便趋近瞅瞅，想知道这建筑过去做什么用的，里面有什么名堂，藏着什么宝贝。

在佛罗伦萨这种地方要千万留神，随便一碰就遭遇名作，不能浮皮潦草地瞎走。可那个漂亮的宅子门紧关着，门口的说明牌上又不是英文，我不知所以，正要离去，转眼却看见紧贴这豪宅旁边的一个门口在出售门票， 眼睛朝里一扫，是简单的平房围起来一个普通院落，墙上光光的啥也没有，门口也素素的一无装饰，显然那个入口与这个豪宅完全无关，而且被这个豪宅更比得清汤寡水，会有什么好看的。我差不多只是为了表示一点礼貌——别那么冷冰冰地跟门口含笑收票的佛罗伦萨女子擦身而过——才朝她问了一句：这里是个什么地方？里头有画吗？“有的，有的，很值得看的画哦。”

要不要信她？我内心踌躇……那么多华美耀眼的地方都看不过来，这简单的几栋屋子，值得进去吗？可我已经不记得自己当时是怎么想的了（八成也是为了礼貌吧），总之，鬼使神差我就买了票进去了——纵然白花了十个欧元，天不是也塌不下来嘛。进去一看……我的妈呀！这里是圣马可修道院，其中的壁画是我最喜欢的文艺复兴中画家之一弗拉·安吉利科（Fra Angelico，1395–1455）画下的。啊！啊！啊！我的心乐得咚咚直跳（感谢上帝的指引啊！）

说起意大利文艺复兴，人人眼睛都朝那“三杰”看。得是学过西方美术史的人才会知道，弗拉·安吉利科是其中很特别很精彩的一个画家。16世纪佛罗伦萨的画家兼文人瓦萨里，写了一本如今大大有名的书叫《名人传》——此书被视为西方第一本艺术史——记录下了一系列当年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天才们。安吉利科在书中被瓦萨里称为“稀世罕见的天才”。

就这么偶然，我与这位“稀世罕见的天才”相遇了。

圣马可修道院走进去就是个简单之极的四方庭院，院中别说没有雕像，就连好好培植的花草都没有。东西南北围着的房子是两层的，下面是开放的回廊，上面的一层是全封闭的，墙壁上面只有若干个极小的窗子，那里正是修士们修行的地方了。从直直的木头楼梯走上去，就看得出楼上的空间其实蛮宽敞的，屋顶很高，木头的房梁全部裸露着，看着相当质朴大气，地面全是一块块红砖铺就的，也是一味的朴素，但干干净净。就是在这个宽敞空间中隔出了许多间小小的静修室，呈回字型分布：中间先围出一圈，然后再沿着整个房子的外壁又围了一大圈，在外圈和内圈的小室之间有红砖的过道。过道宽宽敞敞，那些静修室则很小，每一间也就五六平米大小。房间里什么都没有，只有一个极小的窗子，是很“农民”地用一块厚重的木头大粗板直接钉在墙上，用铁栓固定，然后在这块粗大的厚木板中心抠一个小窗洞，只有一个人的脑袋那么大小，窗洞前配有一个可以拉开的小木扇……这种空间，这种窗洞，照我们现代活得轻飘飘的人看来，跟囚室的风格几乎一样。虽然这么说有辱神明，但必须得用这样的比喻，才能让读者对于那些个修行室有一个比较感性的印象。然而，这里大大奢侈的是，每一间静修小室内都有一幅安吉利科画的壁画！此外，门外的每条过道的尽头，也有他画的尺寸更大的壁画……所有这些画全被完好地保存到今天！

对已经饱看过文艺复兴之后各时期名作的现代人来说，安吉利科的画，乍一看似乎没有什么出奇制胜之处，相比三杰作品的或优美，或饱满，或健壮，他的画就显得太克制了。他笔下的人物个个都很收敛——从精神到身体，绝没有一个人让自己放肆地长得腰圆膀粗的，更别提脑满肠肥了。他们全体倒像是在营养有限的条件里长大的人，都有些弱柳扶风的，四肢细细长长，容长脸儿溜肩膀。就是这样的一些人，精神却很强大，无论身处什么场面——悲惨如基督受刑、流血、死亡；喜庆如基督出生、复活、升天——都有极高的承受力，人人从容安静，绝不呼天抢地，也不欣喜若狂，就只是用静与定面对现实并坦然地接受。单是这一点，就会叫观众吓一跳了。这样的静定气质，构成了安吉利科画面“稀世罕有”的明净清晰，从构图到层次到色彩都是。虽然从他画上的建筑走向、衣褶处理、面部造型上看得出，这个画家已经完全掌握了文艺复兴绘画中建立的透视法、明暗造型法，以及人体解剖知识，但是他从不在画中炫耀这些能力。比如他画耶稣背着十字架去各各他山的路上，当年应该会是个万人空巷的场面，很多画家会把这一幕当成展示自己描绘才能的机会，饶有兴致地去刻画种种人，种种姿态和表情，如神情冷漠粗暴的押解士兵啦，冥顽冲动无知的围观市民啦，乃至各式各样的衣饰兵器等等，而安吉利科把这个火爆场面简化成只有三个人：背着十字架，面容平静，腰杆儿笔直的耶稣，圣母与一个圣徒在他身边静静地陪着他。我在修道院里的每一幅画中都看出，安吉利科无论去画传说中的多大场面，他都尽量选择用最少的人物去表达。他为什么要如此简化画面呢？他是只想让自己的画传递天国的信息和神的光辉吧，因此，任何干扰这一目的的东西都要去掉。这样一来，他的每一张画都像是被他用什么秘法过滤过的，滤掉了尘世间的纷扰杂乱，也滤掉了人的情绪，人的得失，乃至人的生死。结果，他的画面获得了一种特别纯净的视觉效果，有一种水晶般的晶莹剔透之感，甚至好像都具有一种莹莹润泽的光芒。

一个能这么去画画的人，原来他自己根本就是个修士呢。安吉利科原名叫乔凡尼，出生在托斯卡尼地区的一个小村里，距离佛罗伦萨只十几公里。据说他十几岁就进修道院了，而在现今查得到的教会文档中还可以知道，他很早就会画画——教会存有他在二十三岁时收到画款的记录。安吉利科进的是多明我会教团，这个教团以保持圣洁和事贫为使命。据说安吉利科在修道院里还担任了一定职务，但是这一点似乎并不曾妨碍这位修士在艺术上的精彩发展，情况还正相反，他对教会的事务浸润越深，艺术上获得的精神光芒越足。圣马可修道院里的作品难道不是最好的证明吗？——张张都向人传递纯洁虔敬的心意，哪里是后来那些表现声色犬马，豪饮宴乐的人世，或者自我表现内心纠结郁闷的画作可比！总之，修士兼画家安吉利科在这家修道院呆了近十年（1436–1445），静静地修行，慢慢地画画，不求闻达。

可巧，佛罗伦萨当时的执政者科西莫·美蒂奇在圣马可修道院里保有一间属于他的静修室（以供这位执政者在厌倦人事时有一个避风港），于是安吉利科的才能不可避免地进入了上层雇主的视野。他后来就被教廷召去罗马为圣彼得教堂作画（可惜后来他的画被后任的教皇铲掉画上别的了）。他就这样在罗马呆了下来，直到1455年在罗马的一家多明我会修道院过世，被安葬在罗马的Santa Maria sopra Minerva教堂中。在他的墓碑上刻着这样动人的句子：“当我唱出自己的赞美时，别把我的能力算成Apelles（公元前4世纪的古希腊名画家，为亚历山大大帝作过肖像——译者注）的那一种；而应说，此举都是奉我主基督之名，我的一切都要奉献给贫苦。在这个尘世间的所有作为在天国里是没有位置的。我，乔凡尼，是托斯卡尼的一朵小花。”

瓦萨里在他的《名人传》中对这位艺术家的赞词是这样的：“给予这位教士多大的赞誉都不算过分，他的一切言和行都非常谦卑，非常柔顺，他的所有画作都染上了这种悲悯谦卑的气质。”在安吉利科过世几百年之后，在1982年，教皇保罗二世给这位修士画家进行了宣福礼，认证他是受神庇护的人。那该是教会的一种荣誉性特别认证，以此来表彰一个修士突出的纯洁和虔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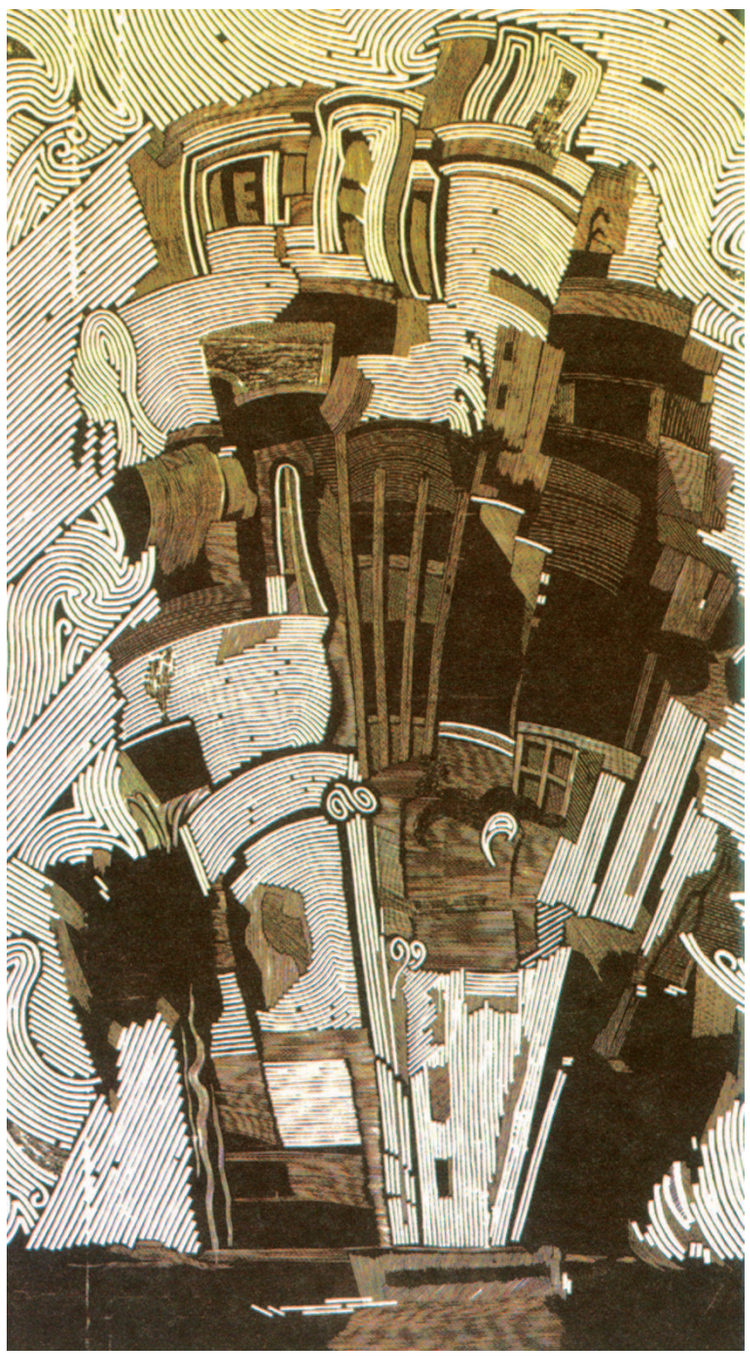
英国文人和批评家罗塞蒂（William Michael Rossetti）对安吉利科一样赞扬有加：“从弗拉·安吉利科一生的行迹，就能知道，他为什么该得到教会的认证。他过着一个多明我兄弟会的奉献和禁欲的生活，从来都没让自己超过这个身份。他奉行着照料贫困的教律；他总是怀有喜乐。他所有的画都是神圣的题材，而且他从不改变或者夸耀它们，这也许是出自宗教的信念，因为他的画出自神圣的灵感，它们都保持着起初的本色。他总是会说，他在描绘基督行迹时，他要全然和基督待在一起。可以确定的事实是，他每次拿起画笔之前都要先祈祷，还有，他每每画基督上十字架时没有一次不流泪的。”

看过了他的画再读这些文字，让我内心有深深的感动。现在安吉利科对于我已成为一个亲近之人，闭上眼睛心头就会浮现出这样的场景：他披着多明我会修士标配的黑斗篷（他一定也会是身形瘦弱的人吧），每天早晨在做过晨祷之后，拿着一把画笔进入了我6月在圣马可修道院看见的那些小室。他的面容十分干净，眼神清澈，那样的眼睛里看得见的只有神，只有那些愿意跟随神的人——的确如此，我分明看见他画中出现的每一个人头上都有一圈灵光！头上没有灵光的人进入不了他的画面，或者说他一律都看不见。那些一味寻欢作乐，醉生梦死的人他也看不见，他的世界里只有神和侍奉神的人。

其实这两年我在面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时已经开始心生疑惑：当人们欢庆艺术家在表现人的能力上取得了长足进展，创作了极其辉煌的写实画作时，艺术分明调转了一个方向，哗啦啦沿着人的感官享乐，自我膨胀，进入了另一个河道。中世纪的宝贵遗产，会不会因此被丢失、误读和遗忘？

在这个允许肆意表达人性的时代，我们是得到更多幸福了吗？我们的内心世界是更加美好了吗？

2018-12-21 加州千橼



海市蜃楼（版画）彭伟

卖鱼者

唐池子

搬家以后，样样都称心，除了买菜不便。市中心菜场少，偶尔遇见弄堂里小抽斗一样的小屋子里摆几只萝卜白菜、大葱红椒，都像脱过水似的，缺了生气、水灵气。好容易寻到了，购买欲望却降到零。

后来，物业告诉我，成都北路立交桥朝东有一个大菜市场。我立即找过去，一瞧，嘿，深巷市场，一条三四百米的旧巷子，临街两面，全是卖小菜的，卖玉米面山东馒头的，卖五谷杂粮、鸡蛋鸭蛋的，卖现包馄饨、宁波汤圆、烧卖春卷的，卖肉的（猪肉、牛肉、羊肉、鸡肉不一），卖鱼虾蟹的，卖水果的，卖南杂干货的，卖水果的，卖熟食的，卖炒货的，还有羊毛衫店、崇明特产专卖店……最后是生活超市和网红旅店。

没几个把门面弄得体体面面的店面，全是那种小长形的简陋格子间，也没划出食品分类区，和满满一网兜阳澄湖大闸蟹做邻居的，可能是东北大白菜塔或者苏北禽蛋山，很随意很任性。商贩也随意任性，似乎没什么身段，卖力沿街对着叫卖，有的还加伴节奏，节奏都是就地取材，敲个盆击个桶什么的：“昂刺鱼一盆十五，只只活络！”“新上市的奶油草莓哎，甜蜜蜜哎，不好吃不要钱！”“老家带来的土鸡，最后几只，再想买末哒！”……如此种种，南腔北调，此起彼伏，只听得声浪翻涌，只见得人头攒动，只嗅得喷鼻气味，只感受到活色生香的生活就在眼前。叫这样的巷子为菜市场，概念实在模糊，这里以天空为蓬庐，以巷路为通道，形式是至简的，内容是丰富的，菜品是新鲜的，价格是亲民的，这应该叫幸运的市中心生活街了。

开始到生活街买菜，每样看起来都是水灵、鲜嫩，反而不知道选什么好了，买菜变成磨洋工，跟着前面的人人买我亦买，买回去一袋子别人家的菜。慢慢时间长了，这种混乱的交互场面就逐渐清晰起来，因为看见的不仅是递过来的菜，更是那个递过菜来的人。我这才逐渐体悟到买菜的原理：原来买菜挑人甚于挑菜。

比如说买面，生活街有两家面店，为什么我偏偏每次绕一个圈一定要去胖卷头那买呢？因为有一天遇见一个卖花大娘，端了几盆自己种的栀子花来卖，我一看就喜欢，因为叶翠花白，养得精神。大娘不会支付宝，要收现金。刚好没带现金，我只好去旁边的面店问，能不能给我兑点钱。胖卷头是面店老板，因为他胖得眼睛一条缝，头发是腻腻卷在头皮上的，所以替他取了这个外号。他毫不犹豫给我兑了现金，还说他也喜欢栀子花香。我本来和他不熟，这回交道心里就觉得熟了，从此买面必去胖卷头那买。

生活街最多的摊头是卖鱼虾蟹的，鱼虾蟹有河、海之分，卖河的不卖海的，卖海的不卖河的，这是基本规矩。我一般买海的。卖海鱼的也有四五家。海鱼看上去品种、卖相、价格相差无几，关键是卖鱼者不同。最不同的是中间摊头的周春扣。

第一次去他那买鱼，我对着他那阳春面的笑容说买黄鱼，他说你是自己吃吧，我说对，他说那买十四块的，稍微小一芽，吃口一样，没必要买二十块的。我说好吧，就买十四块的，六条。他嘴巴张得很大，好像吓了一跳，六条怎么吃，乡下头一顿六斤都好吃。旁边的人都笑了。我也笑，答那是吃黄鱼宴，我穷。我接着说，少了你帮我加几条吧，加多少，我心里没数。他就加，加了一条，接着再加一条，和他之前的麻利敏捷反差太大，好像压力很大的样子。加到第四条，他打开马甲袋看了看，还掂了掂，说，差不多了，十条，你吃得少，不能再多了。他郑重其事的样子好像必须为这顿鱼负责。我用支付宝付钱，看见他的名字，好奇，扣字有意思。他笑答，我卖鱼给你们，要把你们的钱扣下来，否则我没饭吃了。接着他抬手碰碰自己的头呵呵一笑，说，其实是我妈要把我扣下来，怕我被大鱼吃掉了。他老婆站在他旁边，个子比他高出三片豆腐，浓眉白脸，一边剪着鱼肚肠，一边笑。我也笑。回去烧黄鱼，发现果真新鲜，十条鱼都吃光了。第二天又去他家买鱼。他的鱼摊总是围满人，买鱼要排队等的。我不明白，别人买鱼为什么一次要买那么多，带鱼八十元，白鲳一百廿，黄鱼四十，条虾八十，龙利鱼五十……只有明虾和大黄鱼少有人买，大概单价太高。比起来，我买鱼简直像买猫粮。周春扣笑呵呵地问，小姐，今天想吃什么鱼？我就随他推荐，烧过后发现他推荐的鱼的确新鲜，名副其实。以后我就去他家买。

周春扣两夫妻各有所长，配合默契。周春扣擅于卖鱼，他那口浙东方言很配那张阳春面的笑脸，和顾客打起交道来很亲切；他老婆擅于剖鱼，挽了发髻的她沉静少言，白净的脸上有一种纹丝不乱的严谨，做事很仔细，整理很干净。两个人的配合好像天生的，绝对不能倒过来。

有一天周春扣正在啃饼，他家旁边就是烤老婆饼的，那时买鱼的顾客不多，他瞅空咔吧咔吧大口啃饼，饿坏了的样子。我正好去买鱼。他老婆给我挑鱼，他哽着脖子大口啃饼，每一口咽下去都费着劲的样子。我说你喝口水再吃吧。他嘴巴里包满了饼渣子，哑着声音回答：“这里没水。”我看手机，九点半了，他们六点开门，干了三个半小时的活了，才吃上口饼。怕他噎着，不敢和他说话了。他老婆话少，又来了几个买鱼的，她等别人问她，不主动问询。周春扣看人多起来，就边啃饼边剪鱼。啊哈，剪了半天还没弄好，那些鱼到了他手里，好像活转了，剪一刀游走一次。顾客有催促之声。他老婆把他轻轻一推，声音很轻：“我来！”于是两人迅速对换位置，里面的空间只容得他们侧身换位，周春扣用衣袖一抹嘴巴，阳春面的笑立刻出现在他脸上，“她会的我不会！”他似乎很得意，又笑呵呵问，今天想吃什么？顾客一听他的调子，脚步又黏在他的摊位上不动了。我被他老婆的手法吸引了，只见一双利剪飞快翻转，黄鱼鲳鱼带鱼仿佛俯首垂听那双巧手的指挥和安排，除刺去尾，挑背刮鳞，一会就利索索地清理好了。卖鱼摊头前马上又恢复了正常有序、流畅生动的局面。

有一天买鱼扫码付钱，发现支付宝的名字变成了马海珍。我问，周春扣去哪了？他呵呵直笑：“他去上学了！”大家都笑了。我看着他老婆的后背，问：“马海珍是你夫人吧？”他回答：“是滴！”这回他回答不是“是的”，而是“是滴”，那个滴是扬上去，拖得很长。大家又笑了。他马上解释：“我的手机掉了，我的支付宝账号不能用了，所以用我老婆的。”他一解释，大家笑得更响了。他老婆什么也不说，仍然背对着我们，一心一意剪手里的鱼。

值得关注的“经学生活”

顾农

文学作品写出来是要给大家阅读欣赏的，所以文学研究的一大任务是要分析“文学生活”，按法国著名文学史家朗松（Gustave Lanson，1857—1934）的意见，就是要重点研究作品的接受：“读书的是怎样的人？他们读些什么？这是两个首要的问题，通过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我们就可以把文学移置于生活之中。”（《朗松文论选》，徐继曾译，百花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71页）他主张“描写全国文学生活的图景，不仅包括执笔写作的知名之士，也包括阅读作品的无名群众的文明与活动的历史”（同上第76页）。

这一思路也适用于经学研究。儒家的经典写出来也是要给大家看的，并希望由此而去指导社会，让国家在政治和伦理等各方面都走上正路。

儒家的圣贤和大师们都有着崇高的理想和极大的抱负，孔子的大志在于兴灭国继绝世，重建周初那样的礼乐社会；宋儒要“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他们这些崇高的理想被接受得如何？经学在人们的实际生活中究竟发生了多大的作用？“经学生活”比“文学生活”更加值得研究，可惜这种研究至今仍然很薄弱，学者们只读经书，经学史也只是研究那些经典的注释本和有关论文，生活中的经学大抵无人过问。

鲁迅并不研究经学，他从事的是文学，但在他的小说中颇多对于“经学生活”的描写，如果注意及此，读起来大有兴味。

例如《祝福》里的鲁四老爷，“是一个讲理学的老监生”，他的“经学生活”如何？

作为知识分子，他当然是读书的，鲁迅在小说里并没有写他如何读儒家的经典，而只从“我”的角度写出了两个方面的情形：一是他的案头并没有儒家的原典，只有两种普及读物：一部《近思录集注》和一部《四书衬》。《近思录》是南宋大儒朱熹与吕祖谦合编的理学入门书，内容是分类摘录理学之先行者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四位大师的语录，凡十四卷，六百二十二则语录。朱熹要求人们读过此书后务必要读原典。“若惮烦劳，安简便，以为取足于此而可，则非今日所以纂集此书之意也。”而看鲁四的案头，绝无周张二程诸君子的著作，更没有儒家的经书，可知他正属于“惮烦劳，安简便”之流，是否入门尚不可知，而业已用“讲理学”来自我标榜。

《近思录》卷一有横渠先生张载的语录九条，其中第四条曰“鬼神者，二气之良能也”，意思说鬼神是阴阳二气变化的产物，并不神秘，也不可怕。理学家认为死亡疾病乃是常见之事，无须忌讳。而鲁四连这一基本的道理也还不能理解，在他面前“当临近祝福时候，是万不可提起死亡疾病之类的话的”。鲁四老爷号称讲理学，而其实并不懂理学。

《近思录集注》有两种，一种是清儒茅星来编著的，另一种是江永编著的，《祝福》中没有说明是哪一种。反正四老爷也不大读，就不去深究了。至于《四书衬》，乃是清人骆培编著的一部解释《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的书，亦属入门读物。

这样看来，小说里这两处似乎平淡无奇的叙述，都蕴含着丰富的内容，不仅流露了作者对鲁四老爷深刻微妙的讽刺和批判，也写出了清末民初“经学生活”的一角。

再如《孔乙己》中的主人公，是一个科举场中的失败者，穷愁潦倒，靠帮人抄书为生，所以只好标举孔子说过的“君子固穷”(《论语·卫灵公》)，但他其实不能固守其穷，甚至很有点“小人穷斯滥矣”的意思。孔乙己的“经学生活”完全失败：想通过读书应科举爬上去没有成功，想守住“固穷”的底线也没有成功。在另一篇描写科举失败者的小说《白光》中，其主人公陈士成精神失常，幻想在家里挖出祖传的宝藏来，直扑非正常的财富而去，终于非正常死亡。

鲁四处于儒家知识分子的基层，孔乙己、陈士成则在其末流。上层社会的“经学生活”如何？鲁迅小说里没有写到，而他在杂文里提到科举时代的情形，是人们都把四书五经八股文当作敲门砖，“文官考试一及第，这些东西也就同时被忘却”（《且介亭杂文二集·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

不识字的农民也自有其“经学生活”，最典型的是阿Q，鲁迅写道：

他想，不错，应该有一个女人，断子绝孙便没有人供一碗饭，……应该有一个女人。夫“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而“若敖之鬼馁而”，也是一件人生的大哀。所以他那思想，其实样样合于圣经贤传的，只可惜他后来有些“不能收其放心”了。

……

阿Q本来也是正人，我们虽然不知道他曾蒙什么名师指授过……（《阿Q正传》第四章《恋爱的悲剧》）

这里有许多讽刺的意味，但其实也说明了儒家的经典里本来有许多民间思想的总结和升华，而在社会生活中，没有文化的人们也同样会受到占据统治地位的经学思想的熏染。儒家特别是宋明以来的新儒家（理学家）非常注意把自己的思想灌输到民间去，并且确实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鲁迅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之一，鉴于当时的情形，他对儒家思想批评得很厉害，而对那里面的精华部分却来不及多说。鲁迅在他的小说中大抵从负面来描写“经学生活”，显示了那个时代的特色。这也是生活。

其实鲁迅本人是从小就把经书读得很熟的，运用亦极灵活。他本人的“经学生活”如何，也很值得探究，但那是需要另案处理的了。

『文汇笔会』微信二维码